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福」是新春最美的風景線

倪邦瑞

老家在福建泉州大山叢林深處的的山歌小鎮永春縣一都鎮。春節那幾天，吉祥喜慶的氣氛把千年古鎮裝扮得五彩繽紛，生機盎然，十幾度的氣溫讓人早早地感受早春溫暖的氣息，街鎮上那高高懸掛的大紅燈籠，那紅紅火火的中國結，那字體各異、蘊含千秋的「福」字貼滿門窗，那街頭巷尾飄蕩的米酒醇香，還有人們臉上綻放的幸福的笑容……無一不展示著古鎮熾熱、博大的胸襟和歡迎遠方客人的真誠與熱情。

一都鎮的「福」文化既與閩「福」一脈相承，源遠流長，又充分彰顯出燦爛而厚重的地域特色，形成了個性鮮明的「福」文化風情和品位，是家鄉人擁抱新年、嚮往美好生活的、最美的風景線。

經過除夕一夜短暫的寧靜之後，大年初一的早晨，古鎮早早地醒來了，沸騰了，人流漸漸地湧動起來，個個福氣團團，福光滿面，開口道福，見面賀福，相邀祝福。街面上的商品更是琳琅滿目，特別吸引眼球的地方土特產品大都冠以「福」字，諸如福糖、福糕、福果（水果）、福茶、福面、福酒等等，「福」字無處不在，「福」字深入人心，一個「福」字勝過千言萬語，道不盡的吉祥平安，說不完暖暖春意，連許多到此旅遊過年的外地人也被「福」字團團包裹著，享受著「沾福氣」的緣分與快樂。

古鎮有一條不長的古街，青石板的路面鋪滿歲月的斑駁與滄桑，兩邊大都是土木結構的兩層樓房，上面的屋簷相對守望，共同呵護風景獨好的「一線天」；下面清一色的店

面一個緊挨一個，每戶人家均有一扇木製小門供人進出，當地許多人稱之為「福門」，寓意「財源廣達、生意興隆」，多數「福門」旁邊一柱直立，柱子左側或右側則是長方形的木窗，大概是做生意的營業檯面吧，時至今日，不少房子還依然保留著清朝時期的模樣，或許這就是中國最早的步行街雛形吧。家鄉的米酒歷史悠久，遠近聞名，幾乎家家戶戶都會釀造，釀酒、賣酒在這裡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傳統產業。米酒也叫「福酒」，是當地人居家必備的飲品，很多人都喜歡喝。無論什麼時候到一都來，好客的家鄉人總是拿出上好的米酒款待客人，其實他們釀造的何止是一杯杯色香味俱佳的米酒，而是在釀造生活，釀造幸福，釀造一街醇和文化，釀造一方時尚與美好。

春節那幾天，古鎮人從四面八方相約唱山歌、拜大年，一首首來自生活靈感、激情創作、開口成歌的福歌飛出心窩窩，飄蕩在古鎮的上空，唱出了家家人對勤勞的讚美，對幸福的珍惜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生在福中應知福。如今的古鎮人視家鄉為福地，愛鄉愛鎮蔚然成風，滿滿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使他們從心底裡發出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的由衷讚歎。年近70的蘇合村老農曾由概拿出自己年前創作的山歌《美麗鄉村》，一喊嗓子，驚艷四方。山歌唱道：「上級領導真英明/建設事業樣樣新/從上到下到村鎮/美麗鄉村來建成/船子竹排湖中搖/湖尾建起玻璃橋……」歌聲高亢動情，曲調優美，清脆悅耳，迎來了一大群粉絲的陣陣喝彩。

山歌從這山唱到那山，從古街唱到鄉村，甜甜的，美美的，因為那是發自老百姓的肺腑之歌，是山歌小鎮幸福生活的真實寫照。山歌如潮福如海，古鎮人的日子「唱」著過……

柳上春光

張宏宇

去歲冬天干冷干冷的，今春便總覺得萬事萬物都慢了一拍。院子裡的那棵老柳樹，還只吐出些米粒大的小點子。我每日打樹下過，總要仰頭望一望，心裡惦著那一口鮮。

今兒個早起，再瞧那柳樹，呵，一蓬一蓬的鵝黃嫩綠，在潤濕的空氣裡，亮汪汪的，那芽兒都舒展開了。這便有了吃柳芽的由頭了。

吃柳芽，是要趕在這個節骨眼上的。就得揀這乍暖還寒、細雨初霽的時候，那芽兒將展未展，還裹著一層淺淺的絨毛，正是最肥美的時候。

我尋了一根長長的竹竿，在梢頭綁上一個鐵絲彎成的小鉤子。擎著它，走到柳樹下，仰著頭，瞅準了那最嫩、最飽滿的枝梢，把鉤子搭上去，輕輕一擰，再往下一拉，柳芽便應聲落了下來。朋友早在地上鋪了塊舊布，一會兒便攢了一小堆。這事說起來文雅，做起來卻有孩童的野趣。我鉤，他撿，雨後的泥土鬆軟，印著我們零亂的腳印。

採下來的柳芽，先要揀去老梗和雜物。灶上燒一鍋滾水，水要寬，火要旺。把那碧綠生青的嫩芽往沸水裡一丟，拿長筷子趕緊攪散，不過十幾秒的工夫，便要快手快腳地撈起來，投入一旁備好的涼水裡。這一步最要緊，叫「焯」，也叫「緊」。火候一過，柳芽的筋骨便軟了，失了那股子咬勁兒。再將它浸泡在清水中，要換兩三遍水，把那最後一絲苦氣都泡出去，只留下那最本質的清鮮。

吃法也有兩種。

一種是涼拌。將泡好的柳芽撈出來，攪干了水分，堆在盤裡，另起一小碗，切些細細的薑末、蒜茸，用醬油、香醋、少許的鹽和白糖調勻了，再點上幾滴小磨香油。把這碗料往那柳芽上一澆，拌勻了，便可上桌。夾一筷子入口，那口感是脆的，嫩的，又帶著些微的韌性。

另一種，是做柳芽豆腐湯。這湯更家常，也更見性情。鍋裡水開了，把切成小塊的嫩豆腐放進去，再抓一把泡好的柳芽撒進去。待湯再滾一滾，便用調開的水澱粉勾一個薄芡，讓那湯變得滑潤些。最後，淋上一圈蛋液，看著那蛋花在湯裡綻開，黃的黃，綠的綠，白的白，好看得很。出鍋前，只撒少許鹽，再點幾滴香油便好。這湯喝起來，是清鮮裡透著溫潤，豆腐的軟，柳芽的脆，蛋花的滑，一層一層的，在舌尖上鋪開。尤其是那柳芽，經過湯水的浸潤，它的香氣便完全釋放出來，不沖，不烈，只是悠悠地縈繞在湯裡，也縈繞在唇齒之間。

我們那裡的人家，春天是不大講究吃花的，卻偏愛這些樹頭上的、田埂上的嫩芽。柳芽、榆錢、香椿，一樣一樣地吃過來，這春天才算沒有白過。這些個東西，值什麼錢呢？不過是費些工夫罷了。可人活一世，圖的不就是這點子自自然然的歡喜麼？

一嗓鳥鳴 治癒人間疲憊

和建華

連日的加班，像一張密不透風的網，將人裹得喘不過氣。案頭的文件堆了一層又一層，屏幕的光刺得眼睛乾澀模糊，久坐的疲憊順著脊椎蔓延至頭頂，連頭皮都隱隱發麻。身體像是上了弦的舊鐘，機械地運轉，卻早已失了鮮活的氣力，只覺得週身皆是沉鬱，連呼吸都帶著幾分滯澀。



文藝副刊

海韻

終於暫別伏案的忙碌，走出辦公區的那一刻，本以為只是尋常的換景，卻不曾想，被一陣突如其來的鳥鳴，撞了個滿懷。

那聲音不喧鬧，不刺耳，高高低低，錯錯落落，似山間清泉叮咚，似絲竹輕彈慢捻，又綿綿不絕，繞在耳畔。沒有刻意的章法，卻自有天然的韻律，一聲清越，一聲婉轉，一聲細碎，一聲悠長，在樓宇間輕輕漾開。方纔還緊繃的神經，竟在這聲聲鳥鳴裡，一點點鬆了下來；眼底的酸澀、心頭的煩躁，也如同被清風拂過，慢慢消散。

循聲望去，鳥鳴來自那片高大濃密的綠化樹。最為顯眼的是那幾棵棕櫚樹，樹幹挺拔，枝葉舒展，層層疊疊的綠意間，寄生著無數蕨類植物，籐蔓纏繞，鬱鬱蔥蔥，鮮潤的綠透著蓬勃的生機，不張揚，卻自有力量。再往遠看，是一片蔥鬱的綠化林，草木葳蕤，枝葉扶疏，鳥兒便藏在這深淺不一的綠裡，唱著無人譜寫的歌，自在又歡喜。

平日裡步履匆匆，總盯著眼前的瑣事、肩上的重擔，忘了抬頭看看身邊的風景，忘了自然從不會吝嗇它的溫柔。

我們總在追逐遠方的治癒，卻不知最珍貴的慰藉，就藏在這尋常的煙火與草木間。不必奔赴名山大川，不必尋幽探勝，一陣清風，一嗓鳥鳴，一抹綠意，便足以熨帖疲憊的心靈。

那些熬過夜的辛勞，那些緊繃著的焦慮，在自然的生機面前，都變得輕淺。鳥鳴聲聲，是自然遞來的溫柔手，輕輕撫平心底的褶皺；綠意盎然，是生活藏起的小美好，悄悄喚醒沉睡的感知。原來治癒從不是轟轟烈烈的奔赴，而是不經意間，與一場鳥鳴、一片綠意不期而遇。

腳步慢下來，心也靜下來。聽著不絕的鳥鳴，望著滿眼的蔥蘢，週身的疲憊漸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久違的輕鬆與安然。生活縱有忙碌與奔波，亦有這般不期而遇的溫柔。藏在樓宇間的綠意，落在耳畔的鳥鳴，提醒著我們：再匆忙的日子，也別忘了駐足，感受身邊的美好，讓自然的生機，滋養每一段前行的路。

這人間煙火，雖有辛勞，亦有清歡。一嗓鳥鳴，一抹新綠，便足以治癒所有疲憊，讓心重新歸位，向陽而行。

中華經典如何「落地」異域？

——專訪伊朗漢學家、翻譯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

中新社重慶3月1日電 在文化長河中，典籍是文明對話的無聲使者。14年來，伊朗漢學家、翻譯家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埋首于典籍之林，陸續完成《論語》《孟子》《道德經》等20餘部中華經典的波斯語譯介，以跨文化視角見證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傳播價值。

跨文化對話中，中華經典如何被「轉譯」為可理解、可共鳴的國際表達？中華文明怎樣借典籍之舟駛得更遠？艾森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典籍力量。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是什麼契機讓您與中華經典結下不解之緣？譯典之際，哪些內容最觸動您？

艾森：自從開始學習中文與中醫之後，我逐漸意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典籍浩如煙海、脈絡綿延，它不僅為世界文明貢獻了深厚的思想資源，也在漫長歷史中塑造出獨立自主、自強不息、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品格。

同時我也看到，許多重要的中華典籍至今仍缺乏系統、可讀的波斯語譯本，這使伊朗讀者難以通過原典深入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由此，我萌生出明確目標——把中華典籍譯介到波斯語世界，讓更多伊朗讀者能在原典語境中認識中國、理解中國。

最讓我產生交集的是，儒家思想的許多核心理念與伊朗文化傳統中的倫理關懷在精神氣質上具有相通之處，尤其體現在「以民為本」「仁愛施政」「德才並重」及「折中調和」等處世智慧上。

比如，在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上，《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波斯經典《薔薇園》也強調「天下的得失在於民心的向背」；國家治理層面，儒家倡導「仁政」，希望實現「老安少懷」「博施濟眾」，進而達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理想社會，而波斯詩人薩迪同樣期望「賢明的統治者」以仁愛與公正治理國家，使百姓安居樂業；處世哲學上，《中庸》作為儒家美德素養，強調「中正平和」，反對走極端，波斯傳統智慧亦常主張「凡事取其中」「遇事取中」，強調以節製與平衡化解衝突、維持秩序。

這讓我在翻譯經典時更深切地感受到：伊中文明之間存在可對話、可互證的共同價值。

中新社記者：中華經典在外譯過程中最難傳遞的是什麼？如何跨越這種「詮釋的隔閡」？

艾森：我認為，中華經典在外譯過程中最難傳遞的，並非個別詞語的對譯，而是這些詞語背後所依託的整體語境，一套長期形成的概念體系、價值前提與閱讀傳統。

經典語言高度凝練，常以格言式、對話式呈現，省略大量默認前提，同時又與註疏傳統和互文網絡緊密相連。目標語讀者因缺少這一整套「背景知識」，容易出現「字面可懂、義理卻偏」的情況，這正是所謂「詮釋的隔閡」。

跨越這種隔閡，關鍵在於把翻譯從「文本轉寫」推進為「理解路徑的搭建」。我通常會採用以下方法：一是在譯文之前補足必要語境，用簡明的歷史與思想脈絡交代「這

段話在何種問題意識中被提出」；二是建立明晰、穩定的術語機制。對關鍵概念選擇性說明，必要時加音譯解釋，並清楚界定可類比與不可類比之處；三是推動「共同闡釋」的工作方式。譯者與目標語學者、中文訓詁或專門史研究者協作，進行雙向評審，並以導讀、註釋、對讀案例等為讀者提供可進入、可驗證的閱讀路徑。

總之，真正有效的譯介不是把句子「搬到另一種語言裡」，而是把一套可抵達經典意義的「解釋機制」與「閱讀方法」同步帶過去。

中新社記者：你曾提出，強化「文化雙向理解」機制。在推動中華典籍「出海」過程中，應如何搭建雙向互鑒橋樑？

艾森：中華典籍「出海」不能祇做單向輸出，更要把它變成一次「共同讀書、共同解釋」的過程。

第一步是先聽後講。先瞭解目標語世界真正關心哪些問題，用他們的問題來反推我們該譯什麼、怎麼譯。

第二步是共同生產。譯本最好由譯者、目標語學者和中文學者一起完成，並做雙向評審，既保證準確，也保證對方讀得懂、用得上。第三步是搭「三座橋」，把歷史語境講清楚、關鍵概念做術語表並說明差異、給

讀者一套導讀路徑。

最後要有反饋環閉，把海外讀者的疑問和新闡釋帶回中文世界，推動修訂與再闡釋。不祇是把書「送出去」，而是把「理解的生產權」共享出去，才能真正實現雙向互鑒。

中新社記者：作為深耕伊中文化交流的學者，您認為兩國在哪些方面可拓展交流新空間？

艾森：我認為，兩國有不少共通的民間交流底色值得深挖、延續並拓展。

一是深耕尊重知識、親近經典的傳統。伊朗有詩歌與經典詮釋的文化，中國也有經史子集的閱讀傳統，可打造雙語讀書會、經典互譯工作坊、青年寫作交流等公眾項目，讓經典不祇「擺在書架上」，而是融入當代人的表達。

二是發揚生活美學與手工藝底色。兩國在陶瓷、織物、書法、裝幀等領域均有深厚的民間創造力，可通過匠人駐留、聯合展陳、非遺課堂、設計共創，將傳統轉化為當代共同創新。

三是拓展醫食相通的交流。絲路交流離不開治癒養生、香料藥材與飲食等民生需求，可將相關學術研究轉化為草藥、香藥、茶文化、藥膳醫療等公眾體驗項目。

蔡英傑丁母憂

旅菲錦亭同鄉會訊：本會故諮詢委員蔡金彪宗長令德配，蔡府郭夫人諱昂叻Edith C.Tudao（原籍南安官橋洪邦）亦即本會副理事長蔡英傑，英後，英煌宗長賢昆玉令先慈，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從岷市移靈柩於Tuguegarao市，將設靈堂於(Ortiz Memorial Funeral Chapel, Diversion Road, Tuguegarao City)。出殯日期三月六日上午七時安葬於Tuguegarao 華僑義山之源。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楊萬年逝世

僑中學院五七年度級友會訊：本會常務顧問，亦即曾任校友會理事楊萬年級友，不幸於二月廿七日壽終正寢，享年九十高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tuarium 101 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於三月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該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驚聞噩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楊萬年逝世

菲律濱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聯誼會楊常務顧問萬年先生，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SAN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於三月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擇訂於三月四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假其靈前舉行獻花禮，屆時敬請全體同仁出席參加祭禮，及越日出殯執紼行列，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訃告

楊萬年（惠安嶼頭村）
逝世於二月廿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三月五日上午九時

流芳百世